



让出课堂“C位”，赢得课堂共生

● 黄瑞夷

讲台是课堂里的“C位”，是所有目光的焦点，很多走上讲台的老师，一站就上瘾，上意识也好，潜意识也好，总之，骨子里就认定讲台一定是自己的，拥有权一定是老师的。

迷恋“C位”的教师，都有相同的课堂理念——老师就是教学者，是传递知识的人，课堂里的学生都是来听我讲课的，是向我学习的人。老师总是输出知识；学生总是不如老师，只能听与答，即接受知识。教师占据着“C位”看似自然而然，理所当然，但是，不难看到，凡是老师占据“C位”的课堂，学生的思维很容易变得狭隘和僵化，老师也不可能从学生中获得成长，课堂里难有共生。不仅是师生间难有共生，生与生之间也难有共生，因为在学生的心里，知识源只有老师，连课本都只是一个凭借，更不用说同学了。

在日常的听课中，不难看到那些什么“激情导入、讲故事导入、猜谜语导入、看视频导入、设悬念导入”等之类的导入，其实质都是把学生视为一无所知的孩子。然而学生在拿到课本时，课文早就看过了，所以谜语一出学生就知道答案；故事刚开讲学生就知道要讲哪篇课文；悬念刚说，学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。这种无视学生真实情形的教学，真有点自欺欺人，可是我们不少老师却乐此不疲地设计，激情地展示，从未反思过是否备过学生。正因为总是这样表演着教学，

在“C位”上享受学生专注的听答，永远都是自己输出，很难从学生的学习中获得启示，老师才在课堂里无法生长，课堂里才难有共生的机会。

教师让出“C位”，与学生共享三尺讲台，课堂的情形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。首先，学生会因为位置发生变化而感受到角色发生变化，当学生站上“C位”，感受着同学目光的聚焦时，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，感受到自己也是知识的输出者，渐渐地就会做出角色管理，学习会变得更加自觉；进而改变学习观念，即自己不再只是知识的接受者，而是一个可以跟老师、同学一起交流、分享、对话的学习者。其次，学生不仅可以自己学，还能教自己，甚至教别人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：“用教的法子学，比用学的法子学来得更真切，也更有效。”教师让出“C位”，其实也是在实践海德尔提倡的——“让学”。那学生有没有自己教自己或教别人的能力呢？实践证明是有的，学生不仅能教同学，还能给老师带来启迪，让老师也能在课堂里成长。

在教学中让学生先赏析课文，把赏析成果写成作文，然后同老师和同学交流，在交流中就能起到相互启迪的效果。如教学托尔斯泰的《穷人》一文时，很多老师都只关注文章是怎么刻画一个“穷”字来衬托穷人心灵的美好，怎么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来突出穷人品德的高

尚和富有。可是在课文赏析交流中，有的学生却读出“环境描写是突出穷人生活的艰难”“心理描写是突出穷人做善举的艰难”。这样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老师思维的定势，老师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课文不是通过物质的“穷”来衬托精神的“富”，而是通过“穷”来渲染生活的“难”，通过“难”来反衬穷人做善举的“贵”。这不正是一个成语“难能可贵”的阐释吗？这不就是老师从学生的讲解中获得提高吗？

再如：教学《田忌赛马》一课时，大多数教师都会提出问题“要是让田忌、孙膑和齐威王第三次赛马会怎样呢”或者是“齐威王不服输要求再赛一次，那结果会如何呢”，让学生在课堂上小组讨论再赛一次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课堂确实很热闹，学生很兴奋地投入讨论中，但是这个讨论能给学生带来什么呢？老师其实是想让学生明白孙膑的智慧，在短时间里就计算出“万一”的结果。但是，课堂交流时，却有学生在讲台前这样说：“不必计算，也不必讨论这个问题，因为课文里的人物的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事件的结果——因为齐威王是君王，君王之位决定他与臣子打赌只能赢不能输，他自恃胜券在握，结果竟出乎意料地输了一场。就这一场就足够了，因为齐威王是输不起来的，这就因为他是君王，即使后面再赛，每一场齐威王都赢，这对于一国之君的齐威王而言又有何意

